

余宗明 著
插圖 利志達

吟留別 賊



吟 留 別 賦

余宗明 著
插圖 利志達





序

想寫武俠小說。為什麼想寫武俠小說？當然是因為自己也愛讀武俠小說，但不算讀得多。我老爸愛讀書，雖然都是不正不經的消閒娛樂，讀的不是推理就是武俠。最瘋狂的時候，一天讀完一本。每天都到森記租書，後來就連《武俠春秋》也不放過。那時候，我還小，雖然想讀，但實在沒可能讀得快。讀不到兩頁，老爸已經把書讀完拿去還了。惟大概太喜歡金庸的《鹿鼎記》吧，竟不捨得還，結果我第一部完整讀完的武俠小說（但其實都不算正宗武俠故事）就是《鹿鼎記》（還記得只是小學五年級的我，便已經廢寢忘餐讀到凌晨四時，翌日還得上學哩）。

讀了金庸，後來也讀了古龍，但其實還有一大堆名家未識。大家上「維基百科」，找武俠小說的一欄。作為一個overview，資料算整理得不錯。我輩之人，認識平江不肖生還不算出奇，但真正讀過司馬翎、上官鼎和諸葛青雲等作品的就應該真的少之又少。梁羽生和金庸可被視為新派武俠小說的始創者，古龍和溫瑞安是超新派的起點，不過近年的九把刀和喬靖夫等如何再分類就不得而知了。我想寫武



俠小說，既是兒時夢想，也是一時衝動。趁為時未晚，也讓一直喜歡讀武俠小說的老爸讀一下兒子的班門弄斧。開了頭，才知寸步難行。寫了一會，才不禁想，究竟什麼是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固然是發生在古代武林的江湖故事，不過也當然不光是打打殺殺。武俠小說是中文文學裏獨有的文體，只有中國人才會寫。我不懂的，這種傳奇式的故事或許可追溯至唐代的傳奇小說，甚至源頭可能始至史記的《刺客列傳》。另外，其實日本亦有關於浪人劍客的故事，著名的《巖流島後的宮本武藏》，作者小山勝清，成書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可在我心裏，就我所讀過的作品而言，近代的長篇武俠小說就是更博大精深，更氣丈萬千。首先裏面有科幻題材。

武俠小說裏面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奇人異士，都有絕世武功。以前的《蜀山劍俠》，有劍仙有怪獸；就是在近代溫瑞安的作品裏，什麼「破體無形劍氣」，都一樣匪夷所思，充滿了科幻味道。而那些擁有絕世武功的江湖中人，就更像今天的超級英雄和超級大壞蛋，個個都懂得飛天遁地，一交手就天崩地裂。天馬行空，奇幻目眩，這是成就武俠小說的第一個條件。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武俠世界裏一定有爭奪天下第一的的落墨。縱非主線，要戰勝對手，要更上層樓，要覺悟一山還有一山高，但仍須努力不懈去突破自己，這是所有武俠小說的基調。當然主角會愈來愈好打，但歹角亦一樣會愈來愈惡毒愈來愈難纏。不一定勵志，但最後的決戰就肯定緊張刺激，打亦打得更痛快淋漓。要技壓群雄，要君臨天下，要



當武林霸主；光靠拳頭還嫌不足，仍須鬥智鬥力；武俠小說在這方面就似推理小說。要權要勢，要呼風喚雨；除了打倒對手，還得設計使詐。結果一定局中有局，佈局撲朔迷離，未到最後一刻都不知究竟誰才是幕後黑手。古龍先生當然是此中的佼佼者，其實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龍記》裏面一樣有陰謀詭計的落墨。第四個條件是愛情線，這個不用解釋吧。基本上任何長篇故事都不能缺少情情塌塌。沒有男歡女愛，故事就不感人，也不真實。而第五個元素就是文以載道。

不一定中國文人才一派道貌岸然，總要以文載道。但因為武俠小說裏的主角幾乎一定是大俠壯士，而本來就是「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武俠故事就是要大快人心，要做惡懲奸，要鋤強扶弱。主角的一言一行同時也是作者的道德宣言。什麼是仁義忠孝，什麼才是有所為有所不為。也許今天大家會覺得陳腔濫調；但在武俠小說的世界裏，就是很老套，就是惡有惡報，就是自食其果，就是天網恢恢。金庸先生的《天龍八部》，根本就是一本通俗和故事化的佛經。最後，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人的獨有文體，裏面總包含了中國獨有的文化歷史。武功本來就已經是中國獨有的文化傳統，其餘在武俠小說裏會出現的還有醫卜星相、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和儒釋墨道。之所以我說武俠小說較諸其他文體更博大精深更氣丈萬千，就是這個原因。

又要奇幻又要勵志又要推理又要愛情，還得加上薰陶教化和中國的諸般學問，我懂條鐵乎？可隨着



網絡的流行和讀書風氣的衰落，還有多少人會讀武俠小說？沒人讀，還寫？這樣徒勞無功的事，我最愛做。

最後，在此致歉。才疏懶惰，對歷史和佛學一竅不通，還膽敢亂寫，望大家海涵見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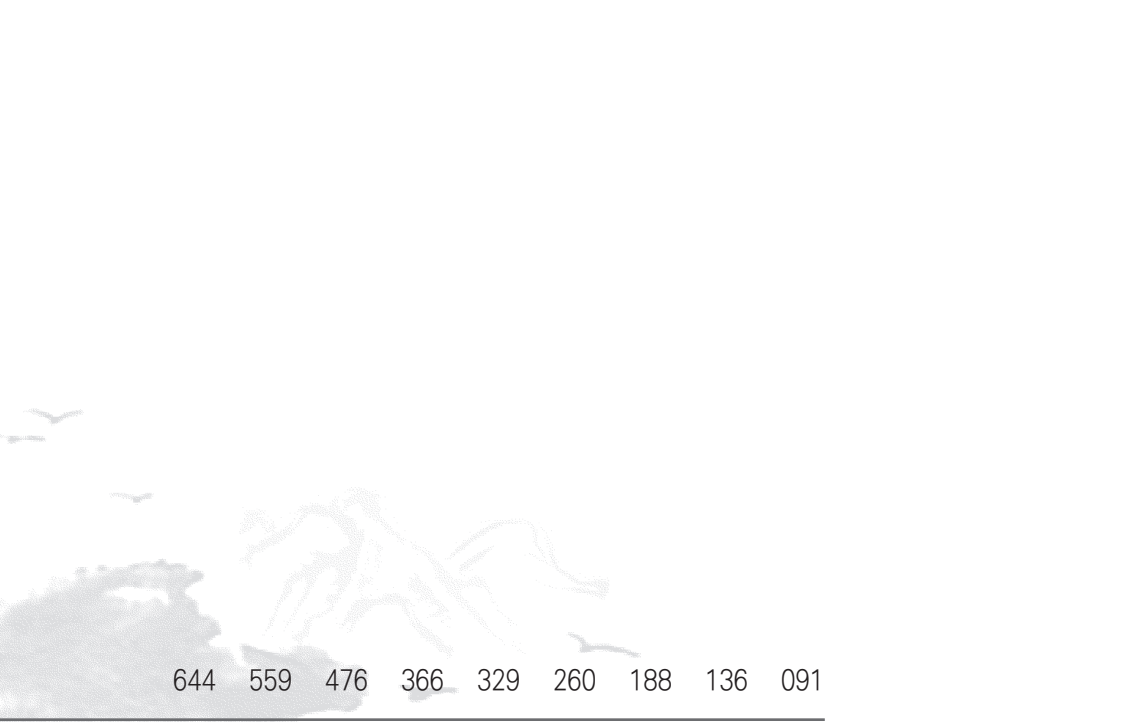
本故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謹以此書獻給父親。



目錄

045	010	004	002
第二章	第一章	序	編者語
越王府	隴頭吟		



644	559	476	366	329	260	188	136	091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佛道篇	鬼道篇	魔道篇	神道篇	群魔亂舞	雁癲袁狂	隴西五鬼	璇飛九宮	流星千羽

第一章 隴頭吟

【第一回】

以前的陸上遠行就好比海上的遠航一樣。遠航帆船上需要很多水手，各水手各司其職。同理，絲路商旅也需要很多人分擔不同工作，有翻譯有嚮導，有廚子有工匠有醫師。更需要人充當護衛，保護眾人安全。

故事就由一隊四十人的商旅開始。他們由洛陽出發，一行四十人取道隴西出玉門關，穿過大漠，然後到龜茲。隊裏充當嚮導兼首領的是一位官名叫薩寶的粟特人，身邊還帶着兩名同族手下。薩寶是當時負責管理商旅的小官，粟特人是外族，鷹鼻深目，膚黑髮粗。商隊裏再有一個粟特人，幫忙翻譯，帶着一妻一子同行。丈夫叫路政元，妻子漢人，兒子單名一個「菲」字，才十一、二歲。廚子姓杜名劍南，也一家三口上路，兒子杜如風也同樣十一、二歲。工匠更一家四口，丈夫袁何，長子天經十三、四歲，

幼女天衣八、九歲。隨行還有一位醫師，姓白，所有人都叫他做白大夫。這些都是找來幫忙幹活的一般平民百姓，手無寸鐵。要保人押貨還得鑣師同行，這方面就由託運的商賈找來播威鑣局負責這次護送。鑣局在六十年前由一掌振關中郭威郭老爺創立，向來只收宗族子弟，所以鑣局內幾乎所有鑣師都姓郭。新一代好手輩出，尤以三山五海最負盛名。三山分別是當下掌權的總鑣頭和兩位副總鑣頭，總鑣頭是嫡系的郭山河，另外兩位郭山川和郭山林都是他的唐弟。而五海則是再後一代海字輩的子侄，郭海鴻、郭海江、郭海豐、郭海沛和郭海游共五位。今次負責押貨很難得就來了其中一位副總鑣頭郭山川和兩位海字輩的好手，再加兩個武師。郭山川除習得家傳的一手翻江倒海勢，而且已有當年郭老前輩五成火候外，還擅使一雙鐵筆。

另外今次還有八位官兵押着六個發配充軍的犯人同行，同時還負責運送一批朝廷送給龜茲國王的禮物。八位官兵當中，更有來自今天朝中被譽為凌霄十三將的其中兩名猛將，分別是一盞燈劉成和再世關羽秦天豹，兩人都曾是少林俗家弟子。一盞燈的成名絕技是大力金剛指，更因為智謀過人字字珠璣，猶苦海明燈，故有一盞燈的美譽。而再世關羽除留了一把美髯外，也因為他使的同樣是一把青龍偃月刀，故有此稱號。還有經苦苦央求後才得以跟隨商旅同行以獲照應的三名僧侶，由一個老和尚圓覺帶着兩名出家少年了因和了凡。商人也派出兩位代表，聯同兩名家丁隨隊看守貨物。數數手指，算起來，就是這

四十人由洛陽出發，一路上衣食住行都一起，一連相處幾個月，經過隴西，出過玉門關，翻過葱嶺，然後浩浩蕩蕩來到西域的大漠上。

在沙漠上會遇到種種危險，酷熱缺水，晝夜溫差極大，更要命的還有由強風刮起的沙塵暴。沙塵可以給捲起飛到幾百尺的高空，要花一會兒甚至幾個時辰才消散下來。給困在沙暴中央，看又看不到，聽又聽不見，還呼吸困難，十分難受。很多人遇上這種大風沙，不被嗆死悶死，都先給嚇得傻了瘋了。還有海市蜃樓。本來早已認清方向，但突然看到綠洲出現，立時方寸大亂，直往幻影處衝去。走下走下就迷路，就會力竭，然後就這樣在絕望中死去的也不計其數。遇到固然不幸，若全部都給他們碰上，那不是惡運纏身嗎？但更不幸的是，他們給西天二十八宿盯上了。

二十八星宿就是把穹蒼分成四個區域，從而看斗轉星移到哪個方位。西天二十八宿就跟那星宿劃分一樣，分成青龍、白虎、玄武、朱雀，七人一組，四組共二十八人的匪賊組織。在西域犯案纍纍，殺人越貨，無惡不作。開始時可能真的只有二十八人，但後來可能都不只此數了。據說他們都是昔日樓蘭古國的遺民，無處容身，唯有落草為寇。因為國破家亡，所以毫無惻隱憐憫之心，仇視異族，對漢人尤其痛恨。見過他們真面目的人極少，碰到他們都只會九死一生，大家對他們的了解根本就不多。從倖存者的口中，只知道青龍組的人都手執一把龍劍。七把劍分做金龍、銀龍、黑龍、白龍、赤龍、黃龍和青

龍，分別代表日、月、水、金、火、土、木。白虎組的人就頂上纏着白色頭巾，白布幪面，雙手提着兩把彎刀。玄武組就更神秘，傳說他們每次出現都是騎着快馬，全身黑色鎧甲，頭盔也有面罩，臉上就只有兩顆布滿紅筋像要噴火似的眼珠子露出來，左手握着刻了蛇龜圖案的鐵盾，右手挽刀，活像索命的惡鬼。朱雀組就清一色女子，身上的布很少，幾乎衣不蔽體，跳着曼妙舞姿，迷人心竅，奪魄勾魂。見到她們，死了也不知發生什麼事。

商旅中各人經過幾個月相處，雖未發展至生死相交，但總算和洽共融，少有爭拗。尤其是那幾個小孩，沒有機心，容易投契，相處不了幾天就已經變成好朋友。男孩子很快就稱兄道弟，對女孩子就更幾乎私訂終身，小小年紀就已經海誓山盟，但當然不敢跟大人說。平時就兄弟稱呼，工匠的兒子袁天經最大，所以就是老大，翻譯的兒子路菲是老二，廚子的兒子杜如風是老三，工匠的女兒袁天衣就是四妹。雖然兄妹相稱，但人細鬼大，老二和老三都幾乎認定這個四妹將來就是自己的媳婦，非卿不娶。

就算是那六名囚犯，亦本非大奸大惡之徒。經過連日同甘共苦，都已獲得同伴接納。被判發配塞外本來都算重刑，可罪不致死。例如錯手殺人，例如冒犯朝廷官員或朝廷命官知法犯法，就會被如此發落。犯人在中原境內還得戴上手銬腳銬，但一出玉門關，官兵就會替他們解鎖。量他們也不敢逃脫，無糧缺水，在大漠亂走，自尋死路而已。這六名囚犯不是錯手殺人就是犯了官威，有錯手殺了主子的，有

錯手殺了來討債的，有殺了奸夫的，有淫人妻女的，有玩忽職守犯了賭禁的衙差，亦有只不過給員外妾侍多看兩眼便招來嫉妒給員外誣讎偷竊而被重罰發配充軍的家丁。就算委屈，亦自知有錯；惟那個惹怒員外的家丁就一直深心不忿，覺得蒙冤不白，怨憤難平。各人都有傾有講有說有笑，就只有這個叫阿曼的家丁先拒人千里後被排擠在外。

官兵囚犯要千里迢迢到塞外都是迫不得已，商賈長途跋涉也無非為了金銀財富，那幾個廚子、工匠和醫師又不惜萬水千山去到塞外，還帶着家眷，有頭髮的誰也不想做癩痢，都一樣各有苦衷。那位工匠可算是被騙來的。京城的老字號「將作大坊」屹立逾百年，但今天仍能撐起這個金漆招牌的其實就全靠這位袁何的一雙巧手，不管是複雜機關還是精工細雕都難不到他。可惜店東忌才，叫他去塞外學藝，其實只是想遣走他罷了。他也知此處不留人，便乾脆到塞外碰碰運氣，也許真的可以精益求精。那個杜劍南就更無辜，他其實不是廚子，本來在涼州留守府作西賓。只因留守開罪了太尉，被罰抄家，恐受株連，才不得已離鄉別井，有恁遠時走恁遠。而另外那個粟特人路政元算很好運了，十年前隻身來到中原給商人當翻譯，後來更娶了一位漢族女子為妻，今天算是衣錦還鄉。白大夫跟眾人說有傳西方醫學高明，他是去求學。而那幾個僧侶就說要效法玄奘，要到西天取經。

禍不單行，在大漠就碰上十年一遇的大風沙。算準時機，這時白虎組七人就來偷襲。雖然商旅當中

有十三人懂武功，更有一盞燈、再世關羽和播威鑣局副總鑣頭郭山川三位好手坐陣，但人生路不熟，又要照顧同行，也得兼顧財物。相反那邊的白虎組，熟習地形，乘地利之便，更趁大風沙時偷襲，實在佔盡天時地利。

正所謂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都各自飛。風沙襲來，沙塵蔽日，白晝都仿如黑夜，目不視物，耳不聽聲。眾人都早已自顧不暇，各自蹲坐下來，以布紗蒙頭遮面，只望風沙早點散去。此時風沙中忽然走出幾個白影來。根本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只見白光閃過，已有幾人血濺當場，這時眾人才驚醒過來。三位好手尚可自保，其他官兵鑣師已經左支右絀，那些手無寸鐵的更只能束手待斃，大家立時亂作一團。為人父母者自然以保存孩子性命為首要，猶幸幾個帶着家眷的男人都總算相濡以沫，幾個父母跟三名僧侶靠在一起築成一堵圍牆，把所有孩子圍在中央，心裏都打着就算死都要比孩子先死的決心了。

那些白虎將都是殺人如麻的大盜，怎會有菩薩心腸？一向見人就殺，只不過見他們父母孩兒驚惶瑟縮於一隅，各人緊靠在一起，還有僧侶摻雜其中，不停唸經，倒也猶豫過半刻。不過最後放過他們，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根本就沒想過要趕盡殺絕，可能還需要人去搬運貨物，今次偷襲也只求破壞他們的糧水儲備，殺掉那些會兩下子的官兵鑣師，留下一千草民百姓，叫他們捱不下去，自動投降。

就在這班白虎將幾乎把他們殺得片甲不留之際，忽然電閃雷鳴，遠處像有巨龍騰雲駕霧而來。一條

巨大的黑影飛快掠過，眾虎將才即時止住攻勢，摒息靜氣地戒備着。頃刻更聽到轟天吼叫，彷彿有巨獸在天際正要撲將下來。那個看似虎將頭目的才悻悻然打起手勢，鳴金收兵。亦直如所言，來時無影，去時無蹤，轉眼間再看不到任何一位白虎將的影子。這時眾人又再一次聽到沙沙風聲和傷者的呻吟聲，良久都驚魂未定。

如是者過了差不多半個時辰，方塵埃落定。在這半個時辰內真的渡日如年啊！既聽着同伴輾轉呻吟卻又欲救無從，誰也不敢輕舉妄動。風沙蔽眼，又不知賊幫會否折返。待風沙稍歇，官兵和鑣師才敢起來察看周圍情況。只有那班帶着家眷的才絲毫無損，其餘各人都總有損傷。再點算一下人數，官兵少了五人，囚犯二人，鑣師一人，商賈一人，三名僧侶也只餘二人，少年和尚了因都不見了，薩寶官的一名粟特人手下也不在其中。另外一名鑣師沒了右手，貨主一名隨從的肚子上有很深的傷口。就只見他們的傷口處仍滴着血，但地上卻沒半具屍首，沒半點血漬，想來都給風沙埋了。雖沒屍橫遍野，甚至好像根本什麼也沒發生過；回想之前的死裏逃生，就更覺驚心動魄，猶有餘悸。此時就只有那名醫師白大夫尚能保持清醒，忙給兩位重傷者止血包紮。剩下的兩名一老一少僧侶圓覺和了凡雖失去同伴，倒算是四大皆空之人。縱傷心，也忙着唸經替亡者超渡。既筋疲力竭，身上刀傷又隱隱作痛，再看到醫師和那班婦孺竟然圓好無缺，一位鑣師率先發瘋，指控沒受傷的人都是奸細，又罵他們是瘟神。幾個僥倖生還的囚

犯這時想拾起地上的兵器防身，官兵即時阻止，要替他們重新鎖上手銬腳銬。雙方劍拔弩張，彷彿下一刻就要生死相搏。最後終於由一盞燈大聲喝止，叫各人冷靜下來，執拾行裝，走完餘下的路程；不然就只會一起困死在沙漠中，無一倖免。

人性就是這樣。過去幾個月來一直融洽相處，現在就變得互相猜疑嫉忌。一千平民何曾見過如此腥風血雨，他們當然怕，但最惶恐不安還是那個薩寶官。大難不死過後仍心有余悸，還隱約見到傳說中的巨龍出現，滿腹疑團，徹夜難眠啊！路政元十年前去到中原，十年後才衣錦還鄉，十年來都沒再走過這條路。於是那班官兵鑣師就去問那位薩寶官。薩寶官就跟他們解釋，聽說近年西域出現了四大神獸，時而以野獸本相現身，時而化身人形。這四頭神獸分別就是飛天神龍、八臂神猿、閉目神蟒和浴火神鳥。而他們昨夜所見到的，應該就是飛天神龍。

於是有人問：「這些神獸會幫人還是會害人？神不是都幫人都善良的嗎？」可薩寶官支吾以對，不置可否。眾人只益覺惶恐不安。遇上西天二十八宿就已經夠九死一生，現在還聽說有什麼四大神獸，實在不知是禍是福。但他們什麼也做不到。他們只是俎上之肉，任人宰割而已。

大部分人都都不諳武功，只有三個好手，卻要保障那麼多人那麼多貨物的安全。若果三位好手只想自己活命，或可全身而退，奈何礙於情勢鑑於名聲，也不能這樣做。但在西天二十八宿和什麼神獸面前，

三人合力也算不上什麼，簡直不值一哂，不堪一擊。官兵鑣師總算顧及面子，還不致於在眾人面前絕望得呼天搶地，但那幾個帶着家眷的一聽到就無奈萌生必死無疑的念頭。

大難臨頭，總要為下一代着想打算。幾個父親就商議，假如哪一位僥倖生還，就盡力撫養其他孤兒。雖未算八拜結義，亦未曾真死，但都算死前託孤，三位丈夫都向彼此許下了這樣的承諾。幾個小孩也彷彿懂得捨生取義，三位結拜兄弟決心一定要保護四妹周全。小僧了凡年少，跟幾個孩子尤其投契。遂把幾串佛珠送給了四個孩子，安慰他們從此將有佛祖保佑。兩個孩子路菲和杜如風雖年少，倒已有一腔鐵漢的俠骨柔情，把手上佛珠都戴到四妹袁天衣的手上，更說世上從沒有人手上會戴着三串佛珠，她一定會得到佛祖加倍看護，平安無事。就算他日失散，看到手上三串佛珠，便能相認。交代好後，縱誠惶誠恐，但也真的力竭筋疲，眾人在半夜都相繼沉沉睡去。難得醫師自動請纓充當哨衛，況且他還不忘不時照料兩名重傷的傷者。可惜將近黎明，那個給刺破腹腔的隨從終告氣絕。就在白大夫手忙腳亂之際，回頭一看，竟見一女子拖着工匠的女兒袁天衣正擬離去。小女孩猶未睡醒，迷迷糊糊地拖着陌生女子之手，遊魂似的。而那女子就更像野鬼，輕紗遮面。在黎明將至，黑夜漸亮，天邊透着微弱藍光的情況下，根本難辨其貌，只能從身上的服飾、面部輪廓和身材知道她是一名女子。女子望了醫師一眼。也不知是否因為事出突然，白大夫想喊叫也欲救無從，名副其實瞠目結舌，只能用眼神央求那個女子住

手。身體動彈不得，叫不出聲，眼白白看着女子帶着天衣離去。女子一走，白大夫就昏過去了。

黎明一到，眾人醒來，娘親發現女兒不見了，只急得歇斯底里，恨不得立刻去把女兒找回來。但浩瀚大漠，遠看幾百里內都渺無人煙，如何去找？到哪裏找呢？白大夫眼看那位娘親肝腸寸斷也不敢做聲，說出來也於事無補，而且也實在於心有愧。眼白白看着別人擄走了小孩，自己竟然半聲不響。他又可以怎樣解釋？說出來又有誰會相信呢？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雖然不是他害的，但見死不救，他都變成罪人。那對爹娘固然慘，這位白大夫都可能愧疚一生。

無可奈何，一盞燈只得催促大家盡快上路，早一步到達目的地就早一步脫險。雖然明知自欺欺人，但也實在是沒辦法之中的辦法。又走了幾日路程，那對爹娘都一直萎靡不振，傷心欲絕。其他人聽着他倆哭哭啼啼也益覺心煩意亂，心浮氣躁間官兵跟囚犯又起爭端。正爭持不下之際，失去女兒的那位娘親卻突然發瘋似的指着遠處說到女兒。其他人跟着張眼望去，面前黃沙萬里，哪有半點人影？但那位娘親還是死命地指着遠方，堅持說女兒正向她招手。薩寶官見狀，指出這是沙漠常見的海市蜃樓，母親憶女成狂才會看到幻象，叫眾人拉住她。這時那位曾犯姦淫罪的囚犯也過來拉着那位母親，更借機輕薄。丈夫見到便出手阻止，兩人動起手來，其他人也不得不過來拉開二人。就在這些人糾纏間，那位母親掙脫勸阻，拼命地向幻影處走去。丈夫見狀也立時追上，廚子和粟特人翻譯亦無奈只得追上去打算幫忙。

那個給揍了幾拳的囚犯怨氣難消，又怕眾人秋後算賬，見那丈夫走了，竟也拔足狂奔朝反方向走去。眾人都沒加理會，只管看着工匠四人愈走愈遠，大家一時間也六神無主，不知如何應對。只見給留下來的的小孩不停喊着爹呀娘呀，一盞燈也無可奈何，唯有命令眾人跟着走。相信他們總有力竭之時，到時再去勸服那位娘親，勸不成就迫不得已把他們一家三口留下好了。

他們追到去一個小小的綠洲。綠洲有大有小，而這個就是一個很小的綠洲，只有一個約三、四畝田那麼大的水池。池水又藍又綠，池邊是一個微微隆起的小山丘，山丘上有一間草寮。草寮像茶居，放了九至十張四人方桌，旁邊還有一間竹蓆搭成的斗室。

只見那位娘親跟丈夫一起跪坐在池邊與草寮之間的空地上，妻子不斷叩頭，丈夫就雙手合什苦苦哀求似的，而站在他倆身後的廚子和翻譯也一臉驚惶。

這時眾人也來到，一見到水池自然就跳入池中喝水洗身。喝夠了才去察看早他們來到的四人，見他們不是求神拜佛就是惴惴不安的樣子，不作聲不答話，眾人也感大惑不解。兩位鑣師和一名官兵就走上山丘察看，廚子和翻譯欲想阻止但又好像說不出聲來，手足無措。三人入到草寮，正想進入旁邊那斗室之際：門一開，裏面就站着一位美女。頭戴金冠，輕紗遮面，身上只有一塊薄布蓋着一雙隆起的乳房，腰纏鏈飾，下身也只披着一塊薄紗，稍一擺動就整條腿都看到了。赤足的足踝上套了很多金環，右手手

腕套着一只護腕似的金製飾物，飾物上有一頭雕刻得十分精緻的展翅鳳凰，十指還戴上了很多枚寶石指環。皮膚比中原女子黝黑，濃眉深目，輪廓精緻，一看就知道是異國女子。雖然非我族類，但不管怎樣看都無疑是天姿國色。在任何情況下看到這樣的美女都只盼可以多看兩眼，但偏偏在此時此地看到，就比見到鬼更教人不寒而慄。

在這窮山惡水之地乍現美女就已經夠詭異；更詭異的是，此時，她開始跳舞，跳着又好看又誘人的舞蹈。扭動身軀的方式就彷彿是女性最嫵媚動人的動作，再沒有其他動作比她展現出來的更婀娜更自然的了。那彷彿是天上的舞蹈，是天神才能展現的舞姿，凡人不可以偷學模倣，不可褻瀆。煞是好看，好看看到眾人都給迷住了。本來只有從斗室出來的那位女子在跳着，但不知何時官兵身後又多了一位跳舞的女郎，不知何時鑣師腳下又鑽出另一位。一不留神，草寮內已有七位女子，姿勢動作一致地跳着同一款舞蹈。後來出現的六個女子都好像同一副樣子，身形輪廓面貌都幾乎一模一樣，打扮都跟第一位出現的女子差不多，只是頭上的金冠沒那麼大。

早前逕自離去的那個姦淫犯忽爾出現，給其中兩位女子押着，再被按在枱上。然後一位女子弓起右手，護腕上那頭鳳凰就有一把匕首徐徐伸出來。隨着匕首慢慢伸出，刀刃也慢慢刺入那犯人的肩胛骨裏。之前大家一直都迷醉在這班女子所跳的舞蹈之中，連氣也幾乎不敢透一下。那位被押着的囚犯也彷彿任人

魚肉，沒哼過半句。但當刀刃刺入骨裏，他不禁大叫，面容扭曲，聲音也應該發了出來。可大地彷彿沒有了空氣，聲音無法傳導，就好像天地也不敢呼氣透氣一樣。到天地間終於重拾呼吸，用力地吸一口氣，大家終於都聽到那男子的哀嚎慘叫。這時大家才驚醒過來，兩位官兵和鑣師嚇得連滾帶爬衝出草寮外。

第一位出現的女子就慢條斯理地坐下來，朗聲道：「你們不是很想這個人死掉嗎？如此淫邪奸狡之徒不是死十次也不夠嗎？」揚一揚手，身後的女子也就一把匕首插進那囚犯的背上。只聽他悶哼了一聲，身體顫動了幾下，便再沒有聲息了。應該是首領的那位女子又再朗聲說：「我替你們做了好事，別不領情，不識好歹。」這時另一女子就從斗室帶了之前被擄拐的袁天衣出來，其娘親見到即時又急又慌，不停叩頭跪拜。

只聽那位女首領說：「留下貨物，這小女孩就送回給你們，一家團聚囉。」

這幫女子就是朱雀組。

這時薩寶官也急得慌了，結結巴巴地問：「不是送上小孩就可以嗎？就可以讓我們過去嗎？」

其他人完全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什麼送上小孩就能安全上路。那位粟特人翻譯便拉着薩寶官質問。薩寶官也唯有慌慌張張地解釋：「我都是聽別人說，只要獻上童男童女，就可以安全過路。」

古時人命都不值幾個錢，尤其是平民百姓的命就更不值錢，小孩無故失蹤是常有之事。把小孩當成

買路錢，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薩寶官才讓那些工匠廚子帶着一家大小隨隊同行。但究竟誰要那些小孩呢？他們也不知道。

做父母的當然說他們不要貨，可貨物是屬於商人的，還有朝廷送去龜茲國的禮物。幾個父母都去求商人和官兵，一盞燈、再世關羽和郭山川三人都只能面面相覷，一時間也六神無主。三人當中以郭山川最深沉，也頗具俠氣，這刻也按捺不住想上前跟那班妖女拼了，但給一盞燈和再世關羽二人阻止。正當父母與商人官兵拉扯之際，本來只聞吵吵嚷嚷哭哭啼啼；但這時各人耳邊卻響起一把平靜冷漠的聲音，聲音清晰得好像直接傳入每個人的心裏。

只聽那聲音道：「留下女孩。」

不是幻聽，不是心魔，只聽那把聲音再說：「留下女孩，你們就可以走了。」

眾人回頭一望，本來什麼也沒有的池中忽然有一塊露出水面像小島似的巨石。石上長滿小草青苔，中心長着一株盛開的銀杏樹，滿地黃花。樹下一位白衣老人，屈膝盤坐。老人滿頭銀色長髮，銀白色的長髯垂到胸前，眉毛也是銀白色，就連他身上的皮膚也白得發亮似的，一雙棕色的眼珠近乎透明。只見他木然坐在樹下，雙唇微動，聲音卻洪亮清晰，不帶絲毫感情地重覆之前的話：「留下女孩，你們就可以走了。」